

縱橫術甲集

任畢明著



正光書局發行

147
115

縱橫術甲集

亂世哲學

(術縱橫代古中國)

任明畢著

正光書局刊行

一九四四

卷之三

國語學

(中國古外語叢書)

五代書記

一六四四

亂世哲學目錄

引言

察知篇

知彼知己 百戰不殆

第一節 知者不惑

第二節 知之原理

第三節 知之術

——觀、測、察、辨微、知常

第四節 知與實踐

第五節 權度

——量情、揣情

道德篇

——仁者無敵於天下

第一節 義耶？利耶？

第二節 道之體

第三節 德之體

——仁、義、禮、信、恕、忍、中、勇

第四節 道之用

——陰、柔、靜、反、無、一

第五節 德之用

——立、適、恆、專、慎、虛、權

權威篇

六轡在手

載馳載驅

第一節 權柄

——取權（德功謀）守權（去爭定亂）固權（疆幹弱枝）

第二節 威勢

——立威、行威

第三節 權威之用

——法、令、賞、罰

第四節 領袖論

——神、衆、公、正、明、能、權術、敗亡

謀術篇——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上篇 謀

第一節 好謀而成

謀義、定謀之法

第二節 總立於不敗之地

謀略

第三節 謂致萬世之利

謀略

第四節 因迎刃而解

謀略

第五節 借無者有之

謀略

第六節 握機得心應手

謀略

第七節 明變——循環無端

謀略

下篇 術

謀略

第一節 用之無窮

謀略

第二節 統治

謀略

甲、原理——體系、樹立統治權威、正名定分、統一治權、齊一領導體

、齊一意志、協調精神、治亂之理、成敗之數

乙、術數——（七法七術八經解）爭人（求賢、得民）用人馭人（原則
、因類、安、便、勢、察、制、愚、惑）

第三節 號召

——鬼神、道義、利害、憑籍

第四節 勝敵

——甲、原則——重敵（恃己、知彼己、審敵、慎備）攻弱（乘弊、乘內、

乘外）主動、奪要、致勝之道

乙、術數——弱敵（內腐、外孤）制敵（因其弱點而制之、勢以制之、先發制人、制人與制於人）用敵（勾利用）誤敵、瓦解、間（間之種種、用間）

第五節 說辯

——先致之術（摩）說（理、辭、用）辯（情、義、理、法）——論戰舉例、質問舉例、答問舉例、答問反質舉例）諫（五法、尊之重之乃可得之、適時而動動乃合之、順之順之使自悟之、借故而入有故而出、以奇而售以謗爲正、意在言外物在其中）

第六節 活動

——審勢、憑籍、植勢、表見、操奇、詭智

第七節 行動

——謀始、舉事、戒慎、全力、趨吉、權利害、沉着、迅捷、善守

引言

「天地閉，賤人隱」，謂之亂世。易曰：「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承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所謂「明夷」者，光明受傷、黑暗秉權也；所謂「艱貞」者，以艱苦之精神，克服環境也；所謂「晦」者，隱吾之形，以避凶也。其消極爲明哲保身，其積極則將以有爲也。明乎此，則知亂世哲學之精微。

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特就一般而言，實則何嘗有所謂治？即治矣，而治中有亂，視其亂之大小如何耳。人性固好治，而人性亦好亂。人莫不有所求，求莫不欲得，欲得則有爭，有爭則有亂。天下無事，庸人自擾，故亂不可一日以已。亂不可一日以已，乃有所謂聖賢仁智王霸英雄豪傑者出，而亦乃有所謂成功失敗之事焉。「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可慨也夫！

然而，生之理於矛盾中求之，此爲生物史之定律。惟其亂也，故有變；惟其變也，故有生。故亂者，實爲人類進化史上之第一章，亦即爲進化之最大動力。上所稱文王箕子，均蒙大亂之難，而一以柔順而植八百載天下之基，一以佯狂而闡洪範九疇之理；再而觀之，幾國時代學術之崛出，歷代戰爭之發明創造，均可爲吾說之力証。書曰：「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悉也深，

「故達」。此確爲人性之使然。夫水平不流，風靜無聲；故無刺激，則必無反應，無反應則必無變化，天下豈無變化之事物？亂之力，非常刺激之力也，水必激之然後高，風必逼之然後聲。亂者非常態，常動之水，死水耳；常變之風，悶風耳。此又確爲物理所必至。故吾謂亂爲進化最大之動力殆不謬也。

或謂亂世致死不贍，何暇他求？既無體取，何有進化？夫欲死，求生最切而又最猛之力也，是力也，乃排萬難之力，無生有之力，小變大之力，其大無與倫比，其勁不可方物。其名爲何？生存力是已。人類之進化，賴有此生存力耳，而其所以有此，則源於生存之威脅。威脅愈迫，則其力愈強，勢必然者。物理學所謂「壓迫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即此理也。人類一切之求，概不離於求生之範疇，不然，則無所求矣。史稱紀懷葛天之世，可謂無所求矣，而渾渾噩噩，不識不知，非蒙昧而何？乃轄轔涿鹿一戰，遂開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之局。自此以降，或以天災，或以人禍，生死搏鬥之際，驚心怵目之餘，遂不能不漸次提高人類生存之意識與智慗，而負起其進化之使命焉。事實如此，斑斑可考，而在此衝激淵鑿之出，失其生存意志力量者，相歸消滅之列，其不消滅者，則爲延續之選。生有力爲延續之要，延續爲進化之要。亂爲延續最大之敵，克服此最大之敵而成其延續，此其力量，不能不謂之爲進化之唯一因素。故由此關係觀之，謂亂世實握人類之選權，操進化之樞機，宜無不可也。

顧或又謂亂世紛紛，成者毀，未成者頓，何進化之足云？此亦片面之見也。成者終不必毀乎？則往古之一切，可全適之於今日矣，然而，又何能於創造之說，更何解於革命之義？夫又安有所謂日新又新？一成不變，宇宙必無是理。有史以來，變亂頻尋，而進化如故，豈眞所謂毀與頓哉？成由於毀，成者必毀，此爲理勢所必然。抑所謂成，特就一時現象稱之耳。得璞成矣，而必

毀璞以得玉，得玉成矣，而必毀玉以成器；器成矣，而復有粗精拙巧之辨，更又安知於此之外，無他所必要才成？此進化說之應有論據也。而迷於一時現象者，必曰：「得璞爲成，此保守之見，豈特頓而不進，將日與時腐退矣。亂與治，相反而實相成，其理至妙，其事至淺，語所謂『亂極思治』是也。」以吾觀之，亂源不絕，則所謂治，特亂極之休假耳，其休假之長短，視乎既成之所，有於當時生存之需求感覺如何以爲斷。如其既成之所有于人以較適之感覺，則其休假較長，否則必短。所謂既成之所有，易言之爲『現狀』，現狀之在今日爲現狀，明日則不爲現狀矣。欲以今日之現狀，而爲明日甚而更明日之現狀，勢有所不能，既有周不諱，其不滿於人之感覺也，自禁有所不得。既禁有所不得，其結果則不能保之不毀。此亂之所由生，亦成之必毀之著理。蓋事物之本身，有正亦有負，正負生矛盾，矛必攻，盾必守，一攻一守，勢難止其不亂，其結果則必至於不勝者敗。而勝者又有其矛盾，又有其一攻一守，又產生其必至之結果。其所謂不勝者敗，易言之，即不適則毀。毀不終於毀，故適者成。成又不終於成，故成者又毀。毀成成毀，而進化焉。故曰：亂與治，相反相成，毀與成，而相冠相生也。

其理既如上言，至其方法，誠爲吾人亟欲探討之者。疾風之下而不爲勁草，狂流之中而不爲砥石，其能生存者幾希矣！其去生存之淺渺矣！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保其治者也。」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死。」此吾人探討斯學之微意也。

上不云乎，亂不可一日已，乃有所謂聖賢仁智王霸英雄豪傑者出。愚謂所謂聖賢仁智王霸英雄豪傑之所以成其爲聖賢仁智王霸英雄豪傑，非出諸天命天才，而出諸其超凡之智術，用能履險如夷，縱橫無碍。是誠出庸庸之意表而發天地之祕者乎！愚非謂今古同世，道久不變，尤非奉古之所謂聖賢仁智王霸英雄豪傑爲主義，而亦以此明我先哲之不以失敗主義自居，以生存爲重

耳。

嘗考先哲之智術，有其精粹之原理，諸家或各有所尚，要其樞則，不外爲不失敗之方，生存之道而已。具體言之，大致可綜爲四要：一曰察知，二曰道德，三曰權威，四曰謀術。爰發其凡如左：

何謂察知？知爲行之本，故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故知亦爲成之本。蘇秦初以連橫說秦，失意而歸。何也？當是時，衛鞅斬殺，秦厭游士，昭王新立，意在整內，而蘇秦以是碰壁。蘇秦所謂知己而不知彼者也。迨說燕而燕從，說趙而趙服，說六國而六國車，章爲合從約長，無他，時也。六國畏秦之強，惴惴不自安，故一說而成，所謂知彼知己也。張儀入秦，即爲秦用，以秦苦於合從之困也，此本所謂知彼知己者也。鄒摶之見殺於子產，智伯之見滅於韓魏，所謂不知彼，不知己者也。勝敗之數，於此可卜之矣。范增知勾踐之險狠，張良知劉邦之寡恩，一以泛舟，一以辟穀，以保其身，而文種韓彭不知也，卒罹於難。此人之不可不知也。諸葛未出茅廬，天下三分已定；謝安笑談棋局，淝水一戰已決；至若因象著而覩亡，見被髮而懼禍，此皆所謂有先知之明者，而或以成事，或以避凶，此又事之不可不知也。知之爲用大矣哉！因述其原理舉其方法而實吾說。

何謂道德？道德者，應時之物也。夏葛而冬裘，應時也；夏裘而冬葛，則違時矣。故亂世有亂世之道德焉。老子以爲治之極「絕聖棄智」。治之極，誠無所用其聖智。故智與道德，謂之爲要之人既爲人而不爲超人，則必有其爲人之法則，即所謂道德是也。道德既爲爲人之法則，則其爲生存之要具可知。蓋所謂道者是其原理，德者是其修養。爲人有爲人之原理，爲人有爲人

之修養，合育之，道德者，人之根底也，行動之本原也。人類生存之本能，究屬有限，而道德則可謂之天賦官能之外之最大生存力量。故有史以來，成功者無不以有道自居，至德自命。示人以道德，尊人以道德，制人亦以道德，吃飯睡覺亦有其所謂道德。以道德為美節，以道德為利器。蓋棺之後，猶以道德為謚，蓋道德之左右觀聽者久矣，威之所不及，利之所不逮，不能不出之以道德。孟子曰：「仁者無敵於天下」，其言一句勸聽也！吾人試翻歷史，幾無一頁不有道德之踪跡。甚而戰國之世，以兼併殺伐為事，詭詐巧取為能，誠謂「非利勿視，非利勿聽，非利勿言，非利勿動」者矣，而亦必曰仁義，必曰禮信。讀左傳戰國策等書可知之矣。成則美譽歸之，敗則惡名聚之，侯之門，仁義存，富者之家，禮讓至。伊古已然，於今為烈。道德之為物，果如是而已乎？誠不如是而已乎？非今茲之所欲論也。今茲之所欲論者，則為古人之對於道德一見解之如何耳，因述其原理，舉其方法而實吾說。

何謂權威？「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孔子德為聖人，而無臨民之位，是以有此慨歎也。然權不必為位，蓋位不過為權之名，至若權之實，則為其一言一動之足以左右衆人者。行使其權者謂之威，有權而不體行使，是謂之無威。闕之報，漢之獻是也。「政由寡氏，祭則寡人」，是權有其名；身為霸首，餓死而屍蟲出戶，是威失其實。所謂大丈夫者，得志有道權威在手之謂也。蘇子曰：「人生世上，勢位富厚，可以忽乎哉！」可謂慨乎其言之矣。

翹牖繩樞之子，一朝而車從如雲，「一怒而諸侯懼，宏居而天下息」；屠狗織席之輩，轉瞬而叱咤風雲，豪駿俯伏，其必有所以得之之術。或以巧取，或以豪奪，要非倖而致之，尤非倖而保之。其得之也，則篡奪者謂之「揖讓」矣，謂之「革命」矣，詭遇者謂之「正道」矣，謂之「俊傑」矣。諺所謂「成則王，敗則寇」者，其不然歟？不密而失之也，則史筆為之書曰：「蚩尤

」，「桀」，「紂」，「幽」，「厲」；舉「不仁」，「不道」，「禽獸」，「一夫」等等惡名而加之，一若猶不足以形其辜者。無愧，權威使之然也。無權威則親姦喪葬，有權威則或人饗子；無權威則野人辱之以塊，有權威則天子賜之以胙，類此者不可枚舉，世之以權威為歸趣者，又曷足怪！古之所謂大丈夫渺矣，「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雖然，此未足為古之所謂大丈夫病也。因述其原理舉其方法，以實吾說。

何謂謀術？孔子嘗言「好謀而成」，孟子嘗言「是乃仁術」，是謀術者，所謂聖人猶不諱之。謀術者，智之運用，行之方法，而成之所必由之路也。或出於正，或出於謬，其為謀術則一，其以為最高之目的亦一，吾人又何暇以所謂道德繩之耶？

人之捕虎也設阱，馴牛也加輶而貫鼻，是即所謂謀術也。虎與牛之力非不勝人，智不勝也。智不勝則無謀術，無謀術則受制於謀術矣。故謀術為生物發展最高之力量。以人類言，渾噩之世以力（體力）勝，開通之世以智勝，此勢所然也。以力勝固不能無爭，然其爭者尙簡；以智勝，則其爭繁矣。彼以謀術來，我以謀術往，其亂乃不可一日已。故老子所謂「絕智去聖民利百倍」，「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者，誠有其至理。然人莫不「子智自雄」，吾人將反於太古之世乎？抑尋其夢中之烏托邦乎？抑使人人反樸歸真乎？此勢所不能也。「身敗名裂，為天下笑」，名之曰「愚」，義之曰「不智」。聰明之文人論之曰「不亦宜乎」，善乎韓非之言曰：「當大事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謀術之不能一日無，猶亂世之不可一日已也。

虎兕出柙，鳴梟毀室，其束手奉之以肉，安枕望其不來歟？抑有屑為而為之歟？有所為而為之，不得不然之謂也。故謀術出於不得不然，是自衛者也。遼古之世，富有四海，不過炎黃土階，故許由穉丈之徒，視之如敝屣，以無可樂也。無可樂，故無可慕；無可慕，故無可爭。迨安富

尊榮之勢成，而此爭彼奪之事起矣。聖賢仁智王霸英雄豪傑之踵接而生，歷史之流連而紀，何莫非由於此。此謀術之所以日臻於大用。始之所以自衛者，繼之所以自禦矣。自利之不足，且以損人矣。然此又豈謀術之咎？謀術其人類之水火耳，水火寧有罪耶？鑑諸往而知來者，因亦述其原委，以實吾說。

所舉四者，雖未可以盡中國古代亂世哲學之內容，然執此以觀，亦可以窺其一斑矣。昔人詩云：「安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我則曰：「安得仙家一管筆，欣然寫本太平書」？

脫稿於卅二年十二月末日，湘末

